

人生才是最好的魔术师，
每个人的转变就在一瞬间。

魔术师

THE ILLUSIONIST

杨映川◎著



YZL10890161979

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

读一本小说，就是上一堂社会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魔术师

THE ILLUSIONIS

杨映川 ©



YZLI0890161979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术师 / 杨映川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 - 7 - 201 - 07792 - 5

I. ①魔…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868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2.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230 千字

定 价:29.80 元

我要成为一个魔术师，
我要把这个世界一点点地变没，
再按照我脑子里想的，
一点点地将它变回来……

第一章

1

直接打的过来方便,我不去接你了。昨天通电话的时候,任义来是这么对冯时说的。到达汽车站后冯时没有舍得打的,慢慢寻看公共汽车站牌,转了四趟公共汽车,有一趟是转错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幢二十来层的高楼下。楼下芳草萋萋,绿树成荫,还有一汪水池两座假山。冯时仰望大楼,对任义来的崇拜又拔高几尺。

电梯门打开时,一个胖子比冯时抢先一步进电梯,占据了电梯空间的四分之一。冯时小心翼翼站到胖子对面,偷偷打量那张油光可鉴的胖脸,他想,任义来应该也胖了。任义来以前有个外号叫“排骨”,大家喜欢取笑他瘦骨嶙峋的肋排可以弹奏琵琶。可如今一个发达了的人要长胖就好比有钱能买到肉吃一样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冯时脸上不知不觉浮出温柔的笑容。对面胖子很敏感,立时鼓起眼睛瞪他。七楼到了,冯时鼠窜出电梯。

任义来往 702,冯时站在门口,提抱抱在怀里,气微喘,兴奋还有点局促,四五年不见面,他和任义来的距离马上见分晓。冯时的指头认真摁下门铃,听到门里铃响了,然后有人走动的声音,声音停在门口凝固

了,冯时机灵地对着猫眼眉开眼笑,门开了。

“怎么这个时候才到?”任义来两只眯眯眼,光着膀子,瘦高个,胸脯瘪瘪,肋骨条条分明,人一点没胖,还是排骨。变化的是头发和皮肤,头发染了,金黄色的,皮肤变白了,惨白,越发显得营养不良。

“我是坐公共汽车来的。”

“不是让你打的吗,能省几个屁钱?”

冯时嘿嘿笑。

任义来伸出一条瘦胳膊把冯时捞进屋里,这个动作让冯时觉着温暖了,觉着回到少年时代了。屋里楼外两重天,一股浓烈的脚臭味混合着烟味扑上来差点把没有心理准备的冯时撞出门外。他强忍着,迅速扫了一眼客厅,厅挺宽敞,该有的家什一件不少,沙发、茶几、电视、酒柜,甚至还有一台电脑和打印机。沙发上堆着衣服和毛巾,门角歪七倒八几双鞋子搭着袜子,茶几上摊着吃剩风干的盒饭,电视机顶上一只烟灰缸堆了小山包似的烟头。他原本想说的几句场面话在如此恶劣的情境下活生生噎住了。任义来反倒落落大方,从沙发上的衣服当中刨出一块空地,拉着冯时坐下来。“坐,坐,屋子好久没收拾了,事情太多顾不上,歇一会我们出去吃晚饭。”

冯时从包里拎出两只飘着米花的瓶子说,“哥,我给你带糯米酒来了。”

任义来眼睛一亮,拿过一瓶咧嘴龇牙咬开盖子,咕咚两口,咂吧嘴,“妈的,我们那地头酿出来的米酒就是香甜,好几年没喝过了,晚上带出去就着菜好好喝一顿。”

晚饭是在附近的一家饭馆吃的。看得出任义来是熟客,服务员热情地称他为任老板,迅速地给他们上了几盘菜,有鸡有鱼有虾很是丰盛。两人把糯米甜酒倒上,酒菜吃了不少,冯时刚才在屋里说不出来的话此刻痛快吐出来,“哥,你真是混出来了,咱们玩得好的几个数你有出息,大家经常说起你,把你当榜样,阿三和阿发一直吵着上来找你带

他们发财呢，还有阿三让我提醒你，你说过发财了要请大家上北京爬长城逛天安门的……”

“就是不缺吃喝，在这大城市里算不上什么，哎呀，我是要找个机会回家去看看大家了。”任义来摆摆手谦虚着，两只眯眯眼笑成一条线。

“听说你开了一家公司，自己做老板？”

“刚刚转给别人了，自己做老板累啊，大事小事全要操心，忙得要吐血，不如给别人打工省心。现在机会遍地都是，来钱的路子多，只要脑子灵光不怕赚不到大钱。”任义来的手指头在自己尖脑袋上来回戳了好几回，证明那就是一颗灵光好使的脑袋。

冯时听了更加肃然起敬，剩下的半瓶米酒全倒进任义来的杯子里，“哥，我前次跟你所说的事你帮我打听了没有？”

“哦，你在电话里说得不清不清楚的，好像说这次过来是来读书的？”

“是学习，我来学习魔术。”

“魔术？开玩笑吧！这冷门的玩意学来干什么，学着好玩啊？”任义来嘴里呸呸声，鱼骨头吐了一桌子。

盯着四处飞散的鱼骨头，冯时有些愣神，当年他们几个伙伴一起胡闹找乐子，他变魔术的小手段是保留节目。他可以将手上的铜板一个个变没了，又一个个变回来。尽管他玩了一次又一次，谁也没本事揭穿谜底，伙伴们伸出大拇指说，“冯时，你这辈子不当个魔术师算是白弄了，你天生是干这行的材料。”任义来也没少说这话，但他显然忘了。

冯时说，“不是每个人都想开公司做老板，我就想学魔术。”

冯时神圣不可侵犯的表情让任义来不得不把轻慢的姿态收拾一二，他在城里混久了，人自然圆滑许多，别人要学魔术就学魔术，玩傻了玩残了关你屁事？他脑子转了转，依稀记起一些往事，拍拍冯时的肩膀，“兄弟，你还玩那几个铜板吗？”

冯时暗淡下去的眼睛重新亮起来，兄弟就是兄弟，只要任义来还

记得那几个铜板他就不生气了。他从裤兜里将五个铜板掏出来，一一排在桌子上，一枚枚青光发亮。四枚是普通的“光绪通宝”，一枚稍有价值的是崇宁重宝。

任义来夸张地在桌上拍了一巴掌，“还随身带着它们呀！看来你这辈子是玩定魔术了，有志者事竟成，哥支持你，你带了多少钱过来？”任义来把杯里最后一口酒干了，美美地打了一个饱嗝。

“六千。”

“六千顶个屁用，就是老哥包你吃住，你找到学习的地方还不一定交得起学费。”

“我可以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

冯时在任义来的住处落下脚了。他本来要分担一些房租的，可任义来说了，兄弟之间不谈钱，谈钱伤感情。冯时感激不尽，每天跑菜市场，洗衣服拖地板，还像保姆一样做好饭等任义来回来吃。任义来有时候出去一整天甚至两三天也不回，有时又好像缺了八百年的觉，能在屋子里睡上一个星期不动弹。

冯时按捺不住好奇问，“哥现在跑什么活路？”

任义来仍然是过去的话，什么赚钱做什么。不过看得出任义来还是赚了些钱，他每赚一笔就会将屋子里的旧东西清理掉一些，例如旧皮鞋、旧衣服扔了，换上几套新的行头，再带冯时下下馆子，到一些地方开开眼荤。

2

冯时随身揣着的五枚铜板是他十岁那年父亲冯春送给他的。

当年的冯春应当也算个文艺工作者，他没有正式工作，长期跟着

县里一个民间剧团到各乡镇演出，别人是唱唱跳跳，他是玩魔术，除了玩扑克牌，布袋子里掏鸽子，听说大变活人也变过。冯春一年到头在家落脚的机会不多，逢年过节更少挨家。有一阵子县里铆足劲以多种形式宣传计划生育，其中一项是寓教于乐，用文艺宣传政策，冯春留在县上演出的机会多了，正碰上冯时过十岁生日，冯春除了买整只烧鸭给他吃，还问他想要什么。

冯时说，“爸，你教我玩魔术好不好？你玩魔术的时候像个神人，我眼睛都舍不得眨一眨。”

儿子崇拜老子，老子心旷神怡，冯春在家里第一次从老婆吴菊的臭骂阴影下走出来，顶天立地地站在儿子跟前。在吴菊眼里，冯春永远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每次回家，一定从他进门数落到他离家走人。

冯春从床铺下面的箱子里翻出一只小黑绒布袋，布袋里倒出五枚铜钱。他将五枚铜钱分别捏在两只手里，双手合掌一击，再打开手掌，五枚铜钱不翼而飞。冯时两只眼睛瞪圆了。冯春右手掌握成拳头，嘴对着吹吹气，右手掌摊开，赫然两枚铜钱又现了身，另外三枚则是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冯时激动得吭吭巴巴，“神怪了，爸，我要学，你教我。”

冯春将五枚铜板放在他手上说，“儿子，铜钱送你做生日礼物，你把爸刚才那套手法学会，基本功就算是掌握了。”

冯时开始玩的时候，铜板藏不好，经常掉到地上，好不容易手指缝夹稳铜板了，动作慢得跟放慢镜头一样，父亲指着儿子的破绽哈哈大笑说，“儿子，光练得手快手熟是不够的，还要知道转移别人的注意力，把别人的注意力转到你没有小动作的那只手上。”

冯时把铜板捏在手心，上课玩，睡觉玩，还没等到他将铜板玩熟冯春又要离开了。冯时问，“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你教我的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冯春说，“爸很快就回来，回来检查你学好了，再教你两手新鲜的。”冯时用力地点了点头。

冯时把父亲教他的小魔术玩得炉火纯青，自己又举一反三玩出更多新花样，五枚铜钱在他手上就跟他指挥自己的五根手指头一样灵活方便。他热切地盼望着父亲回来，他好演给父亲看，父亲一定会夸奖他，教他更多新鲜的手段。

可是，冯春对儿子食言了，他这次外出演出再没有回过家，把他的妻儿彻底抛弃了。冯时觉得父亲是被母亲骂跑的。

冯春杳无音讯的头几年，吴菊天天骂，“冯春你这个短命的死鬼，没良心的东西，抛妻弃子，老娘不信没有你就活不下去，我一个人照样会把儿子养大，看他娶妻生子，还要带大我的孙子。冯春，我看你以后回来儿子叫不叫你爸，孙子叫不叫你爷，看你以后羞不羞……”

吴菊到底也食言了，冯时十五岁那年，吴菊没和儿子打一声招呼，就收拾行李悄没声息地改嫁到外地去了。

冯时靠几个叔伯的资助勉强读完高中，考上一所收费很高的中专，读了一年叔伯们都喊实在是没钱供他了，这样的中专出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既然是这样他干脆不读了，随一个叔叔在饭馆里打小工，做了三四年，当他的积蓄达到六千块钱的时候，他觉得可以到外边学魔术了，他就跑到省城里来找任义来。

冯时经常出去打听学魔术的地方，有人告诉他去杂技团问问。

冯时好不容易找到省杂技团的大门口。这个门口快被商铺淹没了，想来是将原来的围墙全改建成商铺租出去了，只留下一条勉强可以通过一辆小车的通道，几幢半旧不新的两层楼在通道的拐弯露出一角。冯时看清楚墙上挂着的杂技团招牌，迈步往里走。

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儿伸手拦住冯时，冯时这才注意到即便这样一个小门口也还是有人守卫的。

老头儿威严地问，“找谁？”

冯时说，“这里是省杂技团吗？”

老头儿的眼光在招牌上走了一圈，意思是你不识字吗？

冯时说，“我想找杂技团的领导。”

“哪位领导？”

“只要是领导都行。”

“有什么事？”

“我想来学魔术。”

“学魔术，谁让你来的？杂技团是国家单位，不随便招人。”

“学费我都准备好了，我是专门来学魔术的。”

老头儿摆摆手，驱赶鸭子一般，“走吧，走吧，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你到文工团去问问，看你这身条别人可能会收。”

冯时尴尬地站在铁门外，心想，不让我进去我就在门外边等，只要有领导进出这道门我直接跟他们说。他站在大门口外。老头儿始终警惕地盯着他。

人三三两两地进来出去，冯时站了半个钟头，突然看到一个很像领导的人。这人穿着白色绸衫，身材高大，满面红光，两耳肥厚，手上提着一只塑料袋，装着像鱼的活物，上下窜动。冯时盯紧了他，上前一步问，“您是杂技团的领导吗？”

那人止住脚步，带着疑问看冯时。

守门老头儿赶紧上前招呼，“刘团长，这个人我赶也赶不走，他说是要来学魔术的，你看看，胆子不小，在门口拦人了——”

刘团长没有和守门的老头儿一般见识，表现出了领导应有的水平，他首先伸手跟冯时握了握，面带笑容问，“小伙子，怎么想起要学魔术？”

冯时听守门人叫这人刘团长，乐坏了，他连声说，“刘团长您好，太好了！我从小就跟我爸学魔术，有点基础，我可以表演给您看。”

“好啊。”刘团长好脾气地立在路边。

冯时把五个铜板拿出来，熟络地演示了一番。

刘团长点点头，“不错，不错，手脚灵活，还是有天赋的，哎呀，可惜我们团里几个玩魔术的都自己另找路子发展了，杂技团这块招牌下面挂的是空壳子，没人能教你。”

“那你能不能将那些魔术师的名字和住址告诉我，我去找他们。”

刘团长摆摆手说，“小伙子，到此打住吧，为了你好，我劝你一句，去学点实用的东西好好找份工作，这年月玩魔术的可不太容易找出路。”他说完跨进铁门。

冯时在背后叫，“刘团长，刘团长。”刘团长没有再回头。守门老头儿忙把铁门虚掩上。冯时站了一会儿无奈转身离去。

守门老头儿跑几步上前讨好地问刘团长，“刚才那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谁知道呢，以后碰上这类人你们要好好说话，不要硬来，如果把他说急了，他揪住你打几下子不白打了？”

3

冯时在省杂技团碰的钉子让他沮丧了好几天，直到在电视上看到一组魔术表演节目才重新振作起精神。表演魔术的是一个年轻时尚的魔术师，名字也很时尚，叫迈克。他在很多公共场合表演魔术，号称他玩的不是舞台魔术，而是生活魔术，例如在公共汽车上将扔出窗外的东西重新钓回来，在商场众目睽睽之下，顺利地偷窃一大堆商品……电视评论说，大部分观众在看了迈克的魔术表演后都会觉得十分新鲜，那是因为人们对魔术固有的传统观念在迈克这里被颠覆了。观众们也许已经对特定灯光道具下的舞台魔术节目失去了兴趣，人们心中的魔术似乎指特定观赏角度下的视觉骗局，然而魔术并非如此的肤

浅，魔术师可以完全走入街头，在人群的包围中……

冯时给电视台热线拨了几十个电话，才弄到迈克的电话号码。他还算运气，第一次拨打电话就通了，而且是迈克本人接的。冯时激动地说自己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的表演，并想跟他学魔术。

迈克说，“你打算支付多少学费？”

冯时说，“我有差不多五千块钱。”

迈克说，“No way，你以为我的魔术是跟跑江湖的学的？我是在英国学的，付了几十万的学费，目前没有招徒弟的打算。”电话挂上了。

冯时再打电话，迈克说，“我警告你，再打我报警了，你这也属于性骚扰。”

冯时好不容易碰上一个魔术师怎么能错过了，他顾不上要被告性骚扰，仍然将电话打过去，求迈克做他的老师，他愿意按小时付课酬。迈克懒洋洋地说，“好吧，我一节课收一千元。”冯时连想也没想回答说一千就一千。

冯时揣着四千块钱来找迈克。迈克在生活中的打扮和电视上差不多，白衬衣，黑马甲，小黑领结，鼻梁上多了一副墨镜，手大部分时间插在裤兜里，人站得笔直。看他站得这么直，冯时也注意挺直自己的脊背。

迈克给他授课的地点是在宾馆里。迈克指着房间里的摆设说，“我住的这间房一天要花差不多两千元，你的钱也就够付房费。”冯时惭愧地低下头。

迈克头两节课给冯时上的是魔术发展史和东西方魔术观比较，第三节第四节课是讲述他自己的生活的魔术观。上课的时候，迈克的两只手还是插在裤兜里，除了做些手势或接电话基本不拿出来。冯时的四千元钱在一个早上就花出去了，花得有点稀里糊涂，他希望迈克能当面给他表演几个魔术节目，让他真真切切看一回，也就是迈克嘴里常说的词“感性认识”。

迈克很绅士地笑了，“冯先生，我从来不会为一个人表演的，我的出场费一场十来万，你付得起吗？我是看你心诚才给你上了一早上的课，嗓子都说疼了。”

冯时说，“你就教我一个简单的魔术吧，我不求多，就一个。”

迈克说，“你这人怎么就说不明白呢？想看我的表演，你可以等我的演出，当然，这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如果你现在想看，就只有买光碟了，一张五十块，便宜得很。”

冯时嗫嚅地说，“我还是希望你能亲手教我，我会凑齐学费的。”

迈克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以后再说吧，出去别跟人吹牛说是我的学生，我不会承认的。”

冯时买了两张碟回家放，碟里的内容和电视上播的差不多，他还是没有学到什么。他躺在家里想了两天，觉得这里面还是个钱的问题，如果他给得起钱，迈克一定愿意教他更多的东西。他带来的六千元钱，平时用来买菜买日用品，剩了四千多，学费一下交出去了，干等下去不是办法，他决定出去找工作，一来可以赚学费，二来在外面方便打听哪里还有教魔术的。

冯时找到一家小饺子馆，是家夫妻店，女人怀了孩子，男的不想让女人太辛苦，雇个人早晚帮忙。冯时先前在饭馆做过，手脚麻利，夫妻俩挺满意，做了一段时间后，下晚八九点过后客人少的时候，夫妻俩也敢将店面交给他一个人，先行回家了。

任义来很帮衬饺子馆的生意，隔三岔五去吃上一顿，有时还带上人，点上几个凉菜，喝上几瓶啤酒。

有一天冯时收工回来看到任义来像一条死狗躺在沙发上哼哼，鼻子肿得像一只鲜桃，嘴角不时溢出血水。“哥，出了什么事？我送你上医院。”冯时慌神了，拉扯任义来的胳膊。

任义来有气无力说，“别扯，别扯，再扯就散架了，给我倒杯水，再到冰箱里找点冰帮我敷鼻子上。”

冯时一晚上没敢睡，斜躺在沙发边上，听任义来鼻子呼呼出气，倒让他放下了心。

任义来躺了三天能站起来了，鼻子还是红肿如桃，不得不上医院去看医生，原来是鼻子骨折了，正骨回来，又打了几天消炎针，那肿才渐渐消下去。对这次被打的经历，任义来讳莫如深，只说在城里与人抢饭碗，有时难免会招人忌恨。

这一次事件对任义来的打击还是蛮大的，他至少有三个星期不出家门，躺在家里看电视，喝啤酒。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出现在饺子店很让冯时吃惊，这个时间店里几乎没什么客人了。冯时问任义来要不要来几两饺子。任义来说，“鸡蛋韭菜馅来半斤。”冯时给任义来下好饺子，又上了两碟小菜两瓶啤酒。

任义来喝着喝着突然抹了眼睛，扯着冯时的手说，“兄弟，我窝囊啊，连个女人都保不住。”冯时赶紧问什么事。任义来说，“早两年我谈了个女朋友，漂亮又懂事，可她家里人死活不同意，说我穷得身上只剩虱子，又是从小地方来的人成不了事，女朋友拗不过家里人反对，一气之下到广东打工了，现在她家里给她找了对象逼她回来嫁人。唉，真窝囊，看我这出息，连个女人都留不住！”任义来的双手转移到头发上，狠狠地拔，像拔草。

冯时急了，“哥，凭你现在的本事谁还敢看低你？”

任义来叹一声，“我找她哥哥说了，我现在有钱了，不是以前的穷光蛋了，可说有不能空口无凭，你拿个存折，人家也不一定信是我的钱呀！所以我说我还开了一家饺子馆，门面不大，但够日常开销了。老弟你帮个忙，我将她哥领你这来，就说这店是我的，让他过过目，有个现成的东西摆在跟前，比较好说话。”

“那他以后发现这馆子不是你的怎么办？”

“等我把你嫂子娶回家，过上好日子，她家人还能有什么话？看馆子也就是走走形式，时髦的说法就叫增加砝码。”

冯时白住任义来的房子，现在总算找到一个机会报恩，赶紧应下，“这不难，你来的时候，我叫你老板就是了，最好这个时间过来，这时间就我一个人在店里，方便。”

任义来说，“要做就做得像模像样，过两天我弄个假的营业执照，上面是我的照片，你到时换上去。”

任义来过了几天果然带了一个人来看店铺，他称那长了一张大饼脸的男子为余哥。余哥一副挑剔的模样，店里店外巡视，连厨房也不放过，锅头灶台敲敲打打一番，好像这店面即将成为他的一样。冯时事先已经将任义来准备的一个假营业执照换上去，上面的大名是任义来的。他跟在任义来屁股后头左一声老板右一声老板地叫唤。

余哥向冯时打听生意怎么样。冯时说，“不错，一天能卖百来斤饺子。”余哥最终还是板着一张脸走了。冯时暗暗为任义来着急，摊上这么一个舅子，日子不会好过。

可过不了几天，就听见任义来得意地吹着口哨说，“过关了，这下我能下广东去接你嫂子了。”

冯时一听，自己得准备一份礼物才行，他到商场挑了一条金项链。任义来收拾了好几箱的行李，冯时看他东西多，又跟老板请了半天假，送他上火车站。临别，冯时将金链子交给任义来说，给嫂子的。任义来看了一眼塞进口袋。冯时说，“不行，这样很容易被小偷掏去的，你干脆戴在自己脖子上，等到了地儿再取下来。”任义来按冯时说的，将链子取出来戴在脖子上，郑重其事地将领子扣紧。

火车开动后，任义来突然伸出头来对人流中的冯时嚷，“好兄弟，那家饺子店别去干了，听我的，千万别去了——”任义来的声音很快被火车卷走了。

冯时莫名其妙，想不明白任义来这番交待从何而来，本来不打算理会任义来说的话，还回饺子店干，因为做熟了。偏巧回家的时候，房东堵在门口催交房租，说任义来已经三个月未交房租了，再不交就要

停水停电了。冯时拨打任义来的手机想证实这事，任义来的手机却关机了。他只好把攒下的钱全交了房租，想想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又说不出哪不对劲，他本来以为房子是任义来私人的房子，现在才知道不是，不仅不是还欠了三个月房租，这事有些蹊跷。于是，冯时没回饺子店。

任义来这一走没有任何消息，冯时打了好几次他的手机都说是停机了。冯时另找了一家快餐店做服务员，从任义来那搬出来和同事合租一间小房子。

冯时出事那个星期天本来是轮到他的班，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星期天早上人民公园有魔术表演，就和同事调了班。冯时早早去占了一个位置，第一排，不一会儿其他座位都坐满了人，大多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的。

十点钟魔术表演正式开始，魔术师表演了几个传统的节目，像空中钓鱼、空碗变水、吐火、自缚自解等。表演时间过半，一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的魔术师走到麦克风前说，“请台下一位观众上台协助表演。”冯时手举得高高的，生怕魔术师不点他，急急地跳上台去。

这是个大变活人的节目，首先是将冯时变成一个大美人，然后再将大美人变回冯时。冯时稀里糊涂钻进箱子里，只听到外面喧哗一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七八分钟把他放出来，观众又是掌声如雷。魔术师牵起他的手举得高高的，向鼓掌的观众答谢。冯时恍然间觉得自己变成了魔术师，刚才是他在表演魔术，这些掌声是属于他的。

回到座位上，冯时的心脏还在激烈地跳动，他舔舔干燥的嘴唇，眼睛盯着台上的魔术师，里面全是盼望，盼望着还有重新上台的机会。突然，他的脑袋被一只后面来的手摁住，人扑倒在地，嘴啃泥，双手迅速被反剪身后。冯时像一只拼命挣扎的大公鸡，扑腾着，脸红脖子粗，拧过脑袋他看到几名警察和一张似乎熟悉的大饼脸。那张似曾熟悉的面孔指着他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他，这个死骗子！烧成灰我也认识！”